

## 樹人師表 初中廿三屆

陳佳琳

「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。」是創校百周年的端華學校最真實的寫照。今天，端華校友遍佈世界各地，更是名符其實的「桃李滿天下」。這不是一般私辦公立學校能夠做得到的，我以端華學生自豪。

雖然離開母校五十多年，人也過了古稀，可是過去在校的生活點滴，尤其是和老師一起的日子，依然不時鮮明地閃現眼前，讓我難忘、難捨，彷彿間又回到溫馨的校園。

記得上高小的時候，有一天放學回家，見到媽興致勃勃地拿著一本歌書在哼唱。那是一本用唱歌來敘述戲劇故事和劇情的書，潮州話叫做「柯（歌）冊」。書上寫著一些像順口溜的句子，每句七個字，用特定旋律哼唱，類似粵劇的「南音」唱法。媽沒上過學，僅僅的幾個字就是靠哼唱「柯冊」學來的。由於用家鄉方言哼唱，一聽就明白，我也愛聽。忽然，媽指著書上的字，問我怎麼唸？哎唷！我可是用國語（普通話）上課的呀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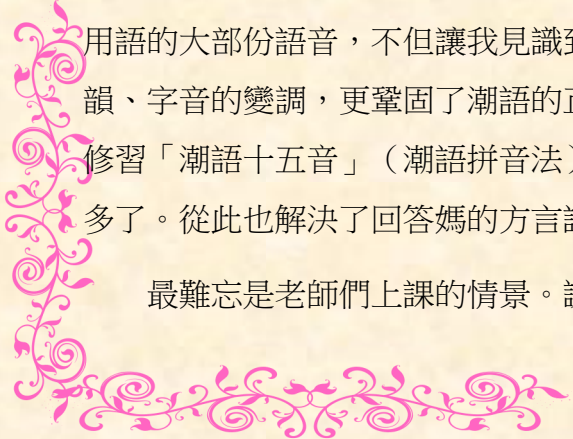
小學畢業後，我參加了班主任吳良梧老師的「潮語詩詞古文班」。在短短的兩三個星期裏，以潮語背誦了不少詩詞古文，尤其是背熟了長篇述事詩——長恨歌，詩裏幾乎用齊了日用語的大部份語音，不但讓我見識到詩詞的押韻、字音的變調，更鞏固了潮語的正音基礎，修習「潮語十五音」（潮語拼音法）容易掌握多了。從此也解決了回答媽的方言讀音難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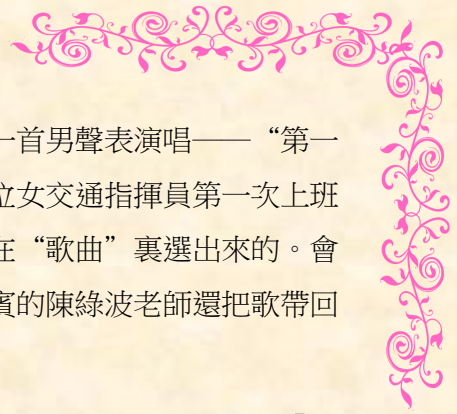
最難忘是老師們上課的情景。謝海上老師

不用看課本就能毫無錯漏地講課。更特別的是——一邊講課一邊前後左右走動，觀察同學們聽課的動靜，一發現有人思想開小差，沒留心聽書，就會原地站著不動，嘴裏重複說著最後一句話，好像舊唱片滑了軌似的，直到犯錯的人覺醒過來，才繼續講課。因此，一聽到老師用唱片滑軌的腔調說話時，全班的眼光就會四射尋找焦點所在，被鎖定的目標也不得不趕快糾正過來。謝老師還有另一絕招——「明修棧道」眼，表面上正看著遠處，却原來在留意著附近的你。不由得你不用心聽課。

數學是比較枯燥的一科，要很小心計算數字，稍有不慎，就會前功盡廢，尤其是跟日常生活不太直接連繫的代數、幾何、三角等，性格活躍的同學更視之為乏味的苦差。當時班裏流傳了一首打油詩：「人生在世有幾何？何必苦苦學幾何？學了幾何有何用？不學幾何又如何？」就是最直接的反映。奇怪的是，容士鏗老師竟然能夠吸引大家主動完成作業之後，還要求每星期多加一道程度較深的回去思索。神奇嗎？

最感興趣是上歷史課，梁克芬老師生動地把歷史當成故事來講，很有吸引力，竟然有不少同學私訪周公（打瞌睡）。那是一個熱天的下午，我們中一下班一百零幾位同學擠在禮堂四樓靠近飯廳向西的課室裏，中間只留下一個人身位進出的小通道，靠幾部電風扇降溫，剛好是午飯後的第一堂課，不少同學在熱浪和飯氣攻心的夾擊下昏昏欲睡。梁老師一看，“火”了！不但處罰全班同學站著聽課，還每人賞了一下手板當提神劑。想想：老師一下子打了一百零幾下手板，也是夠累的。





雖然受罰挨了打，可是一有空我還是會往老師家裏跑。因為我愛聽老師閒聊，覺得老師的話總有道理。

最記得我們學校到「堆谷」義務勞動的那一次，儘管我已經離開了學校，陳綠波老師還是要我回校參加文工隊，到工地上表演助興節目。有隊員寫了一首快板，“竹板嚮，嚮叮噹。堆谷上，綠水旁，勞動大軍真雄壯。雄糾糾，氣昂昂，鋤頭紛飛傳土忙……。”我很喜愛，興沖沖地拿去給梁老師看，想聽她一讚。誰知道老師看後笑著說：“竹板怎麼會嚮叮噹呢？”對呀！竹板只能噠噠地嚮嘛！

我家就在操場旁邊，晚上有空我就會面向操場練習吹奏笛子。有一天，郭燕芝老師拿了幾張樂曲給我，是潮州音樂中的“深更燈”、“一點金”、“南進宮”等弦詩樂曲，要我練熟了參加老師們的合奏。喜歡音樂的人都知道，樂隊中如果有一位技術較差的搭檔，肯定會影響了整體演奏的效果，何況我吹奏的是聲量最響的笛子，老師們的耳朵肯定受了不少噪音之苦，我才有機會領略到潮州音樂的樂趣。只可惜老師們的工作越來越忙，只練習了短時間就停止了。到香港後，曾經向一些資深的潮州樂師請教有關知識，他們却都顧左右而言他，不肯賜教，真懊悔沒向老師多學點。

求學時期我身體比較瘦弱，蔣宗耀老師教老師們練習太極拳健身的時候，叫和我一起跟著學習。教體育的江景浩老師鼓勵我練啞鈴健身，還幫我打營養針。可惜我沒有耐性，練不成江老師健美的身材。只能依葫蘆畫瓢地記住了蔣老師的健身太極拳廿四式，現在是我早操的指定動作。

初中畢業後，我參加了體育會的文娛活動，擔任了歌唱組的指導員，負責安排和準備節日慶典演出的歌唱節目，那是我踏足社會的開始。郭小紅老師知道後，把她多年來向國內訂購的雙月刊雜誌——“歌曲”送給我，豐富了歌曲源泉，使我們的歌

唱節目耳目一新。其中一首男聲表演唱——“第一次上崗”，內容描述一位女交通指揮員第一次上班手忙腳亂的情景，就是在“歌曲”裏選出來的。會慶聯歡會演出後，當嘉賓的陳綠波老師還把歌帶回學校教同學們表演呢。

幾年後，我們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「東華體育會」，邀請書法最好的張坤錫老師替我們寫招牌，他不但二話不說，大筆一揮而就，還不肯收下我照俗例奉上寫招牌的「筆潤」呢，老師都是這樣子的。

到香港後，曾經報讀高等院校一些進修課程。上導修課時，導師一進課室就抓緊時間一面講課一面在黑板上寫下課程撮要資料，同學們也分秒必爭地一邊聽課一邊抄錄筆記，班裏呈現一片「各家自掃門前雪」的畫面。偶爾有同學提問，導師也迅速地三言兩語把重點解說一次，又埋頭寫呀寫的，爭取下課前把指定導修進度完成，鐘聲一響便勞燕分飛各散西東。

印象最深刻是參加由課程主任教授主持的「課程專題講論會」。教授老師準備了很多課程補充資料，用投影機放映出來，跟著就說：“這些資料，你們可以眼看、心記、意會，但是不要筆錄，因為都是我將要發表的論文裏面的內容，我不想被誤會是抄襲誰的筆記得來的。”這話有如當頭一棒，我明白了！母校老師誘導我們多學點知識，希望我們青出於藍而青於藍。教授老師却希望我活到老學到老，永遠當他的學生。溫馨校園的畫面又閃現眼前，我忍不住要哼唱：忘不了，忘不了！忘不了你的一切，忘不了你的好。忘不了課堂的歲月，也忘不了那無私的貢獻……。

2014 年 9 月

